

番禺屈翁山先生撰

廣東新語

文滙堂藏板
拾芥園發兌

廣東新語序



古來詩人罕能著書詩本性情
書根義理作詩尚才華著書貴
學識故前代曹劉顏謝及四傑
十子之徒絕不聞有書傳世而
劉勰崔鴻顏師古劉知幾輩亦

不聞以詩名其有能兼工並美者一代蓋無幾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詩名海內宗工哲匠無不歛衽歎服比于有唐名家然人知其詩而已余游嶺南見其廣東新語諸書又知其善著

書也粵東為天南奧區人文自
宋而開至明乃大盛名公鉅卿
詞人才士肩背相望翁山既已
掇其精英為廣東文選矣又以
山川之秀異物產之瑰竒風俗
之推遷氣候之叅錯與中州絕

異未至其地者不聞至其地者
不盡見不可無書以叙述之於
是考方輿披志乘驗之以身經
徵之以目覩久而成新語一書
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談義也博
而辨其陳辭也婉而多風思古

傷今維風正俗之意時上見于
言表遊覽者可以觀土風仕宦
者可以知民隱作史者可以徵
故實摘詞者可以資華潤視華
陽國志嶺南異物志桂海虞衡
入蜀記諸書不啻兼有其美善

哉可以傳矣翁山之詩祖靈均
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比類托諷
大都妙于用虛此書則博覈精
詳又善于撫實才士固不可測
亦以見先生中年歛筆就實留
心世故練達多通有用世才非

詞人墨客大言無當者比惜乎
生不遇時終於不用也先生著
書凡十餘種其四書補注兼考
與何東濱共成者殊有功於經
傳雖經鏤板未行於中州其成
仁錄表章盡節諸臣尤有裨世

教惜未大成僅有藁本藏于家
將就泯滅矣獨此書流行余得
交先生在其暮年今來墳州宿
矣從其子索觀遺集有贈余詩
四章不勝感愴因為叙是書聊
以當山陽懷舊之賦云爾

康熙庚辰仲春吳江潘耒撰



亭

五

廣東新語自序

廣東新語一書何爲而作也屈子曰子嘗遊於四方閱覽博物之君子多就子而問焉子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已者悉與之語語旣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爲小子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

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無小大大而天下小
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大然而何以新
爲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畧其
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爲
春秋外傳世說爲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
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
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
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
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爲二十八
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竒尚異之失予之過也

卷點 屈大均 翁山 撰

廣東新語卷一

總目

卷一

天語

卷三

山語

卷五

石語

卷七

人語

卷九

卷二

地語

卷四

水語

卷六

神語

卷八

女語

卷十

事語

學語

卷十一

卷十二

文語

詩語

卷十三

卷十四

藝語

食語

卷十五

卷十六

貨語

器語

卷十七

卷十八

宮語

舟語

卷十九

卷二十

墳語

禽語

卷二十一

獸語

卷二十二

鱗語

卷二十三

介語

卷二十四

蟲語

卷二十五

木語

卷二十六

香語

卷二十七

草語

卷二十八

怪語

廣東新語總目終

廣東新語卷一

分目

天語

日

戴日

日南

月

星

老人星

南越之星

星聚

風

舊風

風候

雷風

冬雷

舊雷

陰雷

雷耕

雲

雨

冰

霜露

甘露

霧

瘴

半虹

河漢

雹

變風

風火

廣東新語卷一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謨

天語

日

羅浮稱朱明之天日之初出山上輒先見之有見日臺焉俯臨三千餘仞所處高故所見早人見之於旦於晝予則嘗見之於中夜求之於未出之前得之於將出之際爲之恭敬導引寤寐不遑而取火氣之精光明盛實以麗其德焉蓋夜中見日自昌嘗言羅浮之異嘗有客宿于山巔夜分見第三重峰有塊火大如車輪光怪迴翔與他火異怪之

一客曰此爲天燈久之當有鷄鳴所謂天鷄也梵書云日宮一樹而有鷄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鷄皆鳴天鷄者日中之鷄也已而空中果聞鷄鳴聲亮而長則日出于蒼莽中矣太白云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劉夢得云呶喔天鷄鳴扶桑色昕昕子瞻云人間有此白玉京羅浮見日鷄一鳴南樓未必齊日觀鬱儀自欲朝朱明山故有二石樓其南樓則觀日之所也然扶胥之口地以卑而見日若凌倒景比羅浮所見乃益奇鄒溪云日自地出而行于水之外水自天來而行于日之中故觀日尤宜于水扶胥者廣東諸水之滙也南海之神廟

焉其西南百步有一峰巋然出于林杪是曰章丘
俯瞰泲河之洋大小虎門之浸驚濤怒颿倏忽陰
晴洲島縈迴遠山滅沒萬里無際極于尾閭誠炎
溟之巨觀也一亭在其上以浴日名吾嘗中夜而
起四顧寥寂潮鷄始聲月影未息俄而獅子海東
光如電激繇紅而黃波濤蕩滌半暈始飛鴻濛已
闕火雲一燒天海皆赤潮頭高以數丈日體大可
百尺因詠子瞻坐看暘谷浮金暈與白沙赤騰空
洞昨宵日之句心蕩神搖欲擬之而茫然未得也
蓋日之初出其體甚大故泰山記云日觀鷄一鳴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而吾嘗舟出零丁四更

月上忽見大洋東畔湧出一山甚大色深紅其形如覆半月舟人呼曰日出矣已而漸升盡出水約之尚可三五十丈比泰山所見乃益大又日中有青色四道一直而三橫其左一橫最長欲出輪外右二橫微短皆以爲樹也予謂不然蓋日以離爲體而震爲用離始乎震日中之青則震之象也震爲天地乎黃之始玄出爲青青出爲紅紅轉爲黃青則火之始紅則火之中黃則火之終郁溪云凡月以乎爲體而生光則白金之生水也日以黃爲體而生明則紅木之生火也黃者離之元乎者坎之元也混沌之初天欲開而一真之於坎爲乎

地欲闢而一真之洩於離爲黃日也者一真之洩於離是也如曰日中有樹者日以震生震爲木而扶桑者震木之大在於海東故鄭漁仲云日在木中曰東木若木也日所升焉者也日中有樹是或扶桑之影所入也又日生于木木者日之本本在于日體之中無象而有象者也日體之大則南方距日不遠故見日大南溟距暘谷不遠故見日大又見其外體故大也外體者明也內體者光也初出時先見其外體明而未光陰而未陽爲山林川澤之氣所映蓋故大而且滄涼也亭曰浴日者淮南子云日浴於咸池咸池者暘谷也凡日出之處

皆曰暘谷南海陽明之谷谷之大者也書云宅嵎夷嵎海隅也章丘在海隅亦嵎也嵎夷暘谷一也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觀日者必於谷上有羅浮下有章丘於高見日之小於卑見日之大而皆在於夜中然西樵亦有見日臺在大科峰頂冬時日行南無羅浮之蔽則見日尤早蓋月姤於午之半故晝中生月日復於子之半故夜中生日而夜中生日天下惟泰山與羅浮見之以邊大海也西樵亦然見日臺猶之乎日觀也哉

戴日

爾雅言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蓋南人最事日

以日爲天神之主炎州所司命故凡處山者登羅浮以賓日處海者臨扶胥以浴日所謂戴日之人也又日之所中在其首上故曰戴其地亦曰日下日下者爾雅疏云去中國以南北戶以北值日之下其處名丹穴是也

日南

漢明帝時合浦人張重爲日南郡從事舉計入雒帝問重日南郡北向視日也對曰天下北有雲中南有日南雲中非必在雲之中日南豈必在日之南日南之日亦出於東耳帝善其言吾以爲日南者非在日之南乃日在於南也日南者又天之南

也不曰天南以其地在南方積陽之極人多文明物多瑰麗皆日之精華所發故曰日南也南方爲離離爲日以日名南以其得日之多也日出於南是南爲日之所有月出於坎是北爲月之所有日有其南而月不得有故曰日南也又易稱日月得天而久照日得天之南而天遂以南歸之若天不有其南然者故曰日南也

月

南海水鹹月出時光照波濤有如白日蓋光生於鹹鹹爲火氣月得鹹而益光非月光也鹹之光也故曰山之月光如水海之月光如火莊子云月固

不勝火非不勝也爲火之光所亂也然吾意月之
在南海也得水之精十之四得火之氣十之六何
也月無光以日而爲光日無光以火而爲光日以
火而爲光則月亦以火而爲光也又火無體因物
而爲體人心亦然心體於物而日體於火月又體
於日則日者火之精得之於晝者也月者火之氣
得之於夜者也故謂南海之水火水也南海之月
火月皆可也

星

秦二世二年五星會東井倍于南斗說者曰東井
秦分未分也南斗越分丑分也丑與未相背秦失
廣東新語

卷一

天語

五

王氣則越得霸氣故尉佗應之而興也按星經河
戍六星夾東井當南北兩河各三星南曰南戍主
越門北曰北戍主胡門則觀南越之星者觀南戍
觀南戍者觀南斗故漢元鼎六年春熒惑守南斗
而建德以亾梁大同五年冬彗出南斗東南指長
一丈餘而李賁稱帝交州隋大業九年夏五月丁
亥熒惑入南斗其八月賊帥陳瑱陷高要九月賊
帥梁慧尚陷蒼梧十二年秋九月有二枉矢出北
斗魁委曲蛇形見於南斗而豫章劉士宏自稱楚
帝地及番禺宋皇祐元年秋九月乙巳太白犯南
斗而廣源蠻儂智高反四年夏五月寇封川復圍

康州破之直攻廣州十月丙子太白復犯南斗而
智高敗死廣南平紹定元年秋七月熒惑犯南斗
咸淳五年夏五月有星孛于斗牛其後南恩州肇
慶新封等州俱降于元祥興元年秋八月庚申月
貫南斗乙巳星隕于海如雨其明年夏五月師潰
厓山丞相陸秀夫抱帝赴海死元至元二十一年
秋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時嶺南義兵數起發江
西等兵擊破之二十五年秋九月癸卯熒惑犯南
斗時賀正賊焚掠封川大德七年秋九月熒惑犯
南斗明年徭賊李宗寇新州元統三年冬十月甲
寅熒惑犯南斗其後增城朱光卿等兵大起明洪

武八年冬十月有星孛于南斗永樂十三年夏有星孛于南斗其後德慶徭鳳廣山瀧水徭趙普旺作亂僭稱將軍高要民吳大旣聚黨應之又其後南海盜黃蕭養起僭稱東陽王攻犯廣州天啓三年六月望熒惑入南斗自下而上守斗中十有四日自西轉東其冬流賊自新會焚掠高明四會南斗之於越古今皆有占驗如此南斗固越之司命也然後漢書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宋書云牛宿六星三星主南越韓愈云百粵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月壬申客星出牽牛於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得

安生羈旅之徒皆蒙其蔭而僞南漢時月食牛女
間劉晟歎曰吾當之矣是秋而卒則牛女之間皆
可以占南越也司馬遷云凡瀕海澤國當繫南斗
粵之平陸上遊則繫牛女然以度數考之得牛女
爲多以災祥考之則獨繫於南斗然晉義熙六年
春三月乙巳月掩斗衡而始興太守徐道覆反四
月盧循寇湘中陷沒巴陵率衆逼畿輔衡者北斗
之第五星實殷南斗者也而廣州與廉相去僅千
餘里而廉屬翼軫與江楚同度故宋熙寧八年十
月彗星入軫未幾交趾蠻陷欽州靈山則斗衡與
翼軫亦可以占南越也

老人星

粵盡溟海其次居丙丁秋分之曙南極老人見其
仁星書云老人星常於秋分見丙丁之位是也老
人星亦曰南極老人星以在南極之上近於南極
故曰南極老人亦猶之乎北斗之非北極也

南越之星

南越之星多於天下唐時有人行瓊海以八月時
見南極老人星下有六星無數皆古所未名元微
之云交間南極漸高北極漸低規極外星辰至多
星經所不能載有詩云規外布星辰方愚者云南
極下有海石金魚飛鳥小斗附曰諸星于南極甚

近漢書載海中星占一卷或卽此等星均按瓊州於芒種日以星候秧枷犁尾星出則秧死猪尾星出則秧黃此二星亦老人星下古所未名者

星聚

日月星起於斗宿古之言天者繇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星紀爲十二次之首而斗牛又二十八宿之首故斗牛與中星明則其地儒道大興中星在正南又吾粵之所宜候者洪武永樂間五星兩聚牛斗占者謂黃雲紫水間當有異人已而白沙先生出其後成化丙戌中星明於越之分野而甘泉以是歲生自此粵士大夫多以理學興起肩摩躡

廣輿新語

卷一

八

星東新言 卷一 天言
接彬彬乎有鄒魯之風祭酒倫右溪常築二堂於
越山一曰中星一曰聚星與名儒十有一人講學
以應其祥王青蘿云五緯惟三星合者有之四星
合則鮮矣五則又鮮四星合曰昌五星合曰祥故
五星聚東井餘氣及於越門而南武霸業以立五
星聚牛斗光芒射於南海而江門道學以興天象
誠不虛垂示也羅公洪先云甘泉考終之夕有一
星從東南來其大如斗光景燭天至貢院之中而
隕聲若雷震先生之生應中星之見其沒也應中
星之隕噫嘻豈非一代之哲人者哉

風

南粵之風當寒時天明無雨從西北暴至爲頽爲
焱其名曰飄亦曰颶當暑時天昏有雨從東北暴
至其氣純青是曰青東青東之起氣甚寒亦曰青
凍天昏無雨從西北暴至如雨雹聲又如亂石搏
擊是曰石尤其氣赤亦曰赤游赤火氣也游謂火
之游氣也天色淡然微有日光無雨而作如龍氣
往來不常是曰狂龍餘則夏秋之交多颶冬則多
攪霜以紅霞暮起爲兆或臘月而大南驟作曰送
年南大北驟作曰暴北又曰鹹頭曰泥浪此皆風
之變者也平常則多南風然南風煖利於物而不
利人蓋嶺南陰少陽多故四時之氣闢多於闔一

歲間溫暑過半以日在南故風自南來者恆煖噓
喻太陽之氣與火俱舒又多起於赤天之暑門故
恆煖煖風所至百騰蠕蠕鐵力木出水地蒸液墻
壁溼潤生鹹衣裳白醭書冊霉黧而粵人疎理元
府常開毛腠不掩每因汗溢卽致外邪蓋汗爲病
之媒風爲汗之本二者一中寒瘧相乘其疾往往
爲風淫大抵嶺南春夏多南風秋冬多北反是則
雨故凡疾病多起於風故觀卦風行地上而君子
必以觀我生觀其生爲務蓋風主蟲人爲倮蟲之
長以風生亦以風死風之不正莫甚於廣南故多
瘋疾瘋字從風可以知其患之所自矣內經云卑

下之地春氣長存故東南之民感風症多陸胤傳
云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
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胤至州風氣絕息孝陵敕
使臣云炎方多熱少寒其氣柔弱最易冒風非仁
人君子不得而壽並不得而壽斯民聖言哉
諺曰南風尾北風頭蓋地勢北高而南下南風從
下而起故爲尾又南風愈吹愈大其大在尾北風
初起卽大其大在頭故也粵處南方當歲寒時每
三二日南風則有霧北方不然三二日南風則有
雪凡霧從地起南風之尾爲之是曰南風霧其散
必以北風以煖而起以寒而止也雪自天來北風

之頭爲之是曰北風雪其晴必以南風以寒而起以暖而止也

海南三四月時晝有南風夜則無之至五月乃有過夜南諺曰半北半南三二月南風過夜必端陽然瓊周歲皆東風夏秋必颶瓊苦颶風崖則南風亦苦盛夏時士庶出入率以青布裹頭蓋南風爲厲一侵陽明則病不可起云

風之起潮輒乘之諺曰潮長風起潮平風止風與潮生潮與風死凡朔望越二三日潮初起風必大上下弦越二三日潮漸退風必小蓋風者水之母水生於風者謂之陰水潮是也雷者水之父水生

於雷者謂之陽水雨是也雨起於山潮起於海海
爲陰故潮亦陰潮以陰故鹹風乘鹹潮而起謂之
鹹頭

凡海中以子時末陰與陽合而潮生爲陽水午時
末陽與陰合而汐生爲陰水水乘氣而生風亦因
之氣爲水之本風爲水之末氣自北來而水長風
自南來而水消長者自北而南爲南海之潮消者
自南而北爲北海之汐

舊風

南海歲有舊風亦曰風舊蓋颶風也其起也自東
北者必自北而西自西北者必自北而東而俱至

南乃息謂之落西亦曰蕩西又曰迴南凡二晝夜
乃息亦曰風凝若不落西不迴南則踰月復作作
必對時日作次日止夜作次夜止諺曰朝北暮南
子夜東又曰朝三暮七晝不過一蓋其暴者不久
或數時或一日夜其柔者久或二三夜有一歲再
三作者有三四歲不作者凡歲有一鬼打節則有
一颺有二鬼打節則有二颺鬼鬼宿也打節者或
立春立夏等節值鬼宿也又凡六月有北風必作
颺諺曰六月無閒北北風爲正風舊東風爲左風
舊風舊以鐵颺爲大無堅不摧故曰鐵迴南時勢
尤猛烈

粵在南方故其風起於南者爲順起於北者爲逆
順者爲正風天地之仁氣也逆者爲颶風始於北
而終於南從不仁以歸於仁也仁陽也不仁陰也
颶起多以仲夏以午仲夏與午陰長陽消之始也
颶得陰氣之先初起時有雷則不成颶未純乎陰
也颶作數日有雷則止者陰氣爲陽所奪也起於
朝者三日於暮者七日暮而陰氣益盛故颶發之
久也然七日而無雷則颶亦止七者數之盡陰與
陽皆以七日而復也又颶之暴者不久而柔者久
柔陰之極也奮雷者陽畜之極故不終日颶者陰
畜之極故多日不終日之雷其雷多吉終日之風

其風多凶颶終日之甚者也凶之氣也天地之道
雷欲其有初而无終雷而有終斯爲振恆之凶風
欲其无初而有終風而无終斯爲終風之暴
說文有颶而无颶或以爲颶卽颶也子謂颶起於
日南日之風也日者火之本颶者風之本颶與日
交風隨火發故爲最烈之氣則謂颶曰颶亦可也
昌黎詩雷霆逼颶颶颶二字相連則颶颶一也
颶從日者律書南方景風夏至至景大也日至夏
始大陽氣長養也颶風大者皆以夏月發日氣過
盛故掀山簸海而訇哮不止也唐官制有颶海道
不曰颶海者以瓊海爲日南之地颶多從夏海而

起故海曰颶海也

颶者具四方之風也凡颶以東北方而始必以北
以西而中以西北方而始必以北以東而中而皆
以南而終蓋南方之風以南爲正始於不正終於
正故颶必迴南乃止歸於其本方也南人以颶爲
懼颶又懼也懼於始復懼於終懼其再作終而又
始也故曰颶者懼也當懼之時人不望颶風之止
惟望迅雷之作雷作而颶止矣然雷亦必以颶迴
南而後作颶不終則雷不作也二者必相代而不
相奪以爲天地之用者也颶莫甚於瓊雷廉次之
廣又次之至韶南而力未矣故瓊人最懼颶風其

發也先期數日有聲微作作而旋止急而旋緩謂之練風於是炎雲鬱結雷聲殷殷有虹欲斷欲連下飲海水海翻聲吼怒波浪沸騰磯石搏觸有濁氣凝結成破布或若爛苔遍流而北水鳥驚飛木葉南側於是颶風作矣益之以暴雨以驚潮則其勢彌暴屋飛於山舟徙于陸顛仆馬牛摧拔樹木海水湧高數丈洋田浸沒鹵鹹所畱稼穡不育是之謂鐵颶

風候

廣州風候大抵三冬多煖至春初乃有數日極寒冬間寒不過二三日復煖煖者嶺南之常寒乃其

變所以者陽氣常舒南風常盛火不結於地下而無冰水不凝於空中而無雪無冰無雪故煖凡水之氣欲其升故傳曰水無沉氣火之氣欲其降故傳曰火無災燿廣中火之房氣嘗不降故多燠又傳曰天無伏陰地無散陽廣中之陽多散故四時常燠大抵陽貴聚而不貴散陰貴散而不貴聚故易之離言畜牝牛吉畜者何言貴乎陽之聚也

凡地之陽氣自南而北陰氣自北而南比年嶺表甚寒雖無雪霜而凜烈慘悽之氣在冬末春初殊甚北人至止多有衣重裘坐臥火炕者蓋地氣隨

人而轉北人今多在南故嶺表因之生寒也予詩
邊人帶得冷南來今歲梅花春始開頭白老人不
識雪驚看白滿越王臺又云一自邊人至南中得
雪看炎天無舊煖漲海有新寒

立春宜微寒諺曰春寒春暖春寒春暖春寒蓋南中以
春寒爲祥其望春寒所以望春暖也春立春也一
春之寒暖以立春卜之立春又宜晴諺曰春晴一
春晴春陰一春陰而元日則宜微雨宜北風宜西
北東北風不宜南風東風有微雨而北風則寒寒
亦爲春暖之兆又以是日權水水重則雨多輕則
雨少日直其月至十二日而止以測十二月之水

旱寒故水重水重者多雨而年豐之兆也

嶺南之地其屬韶陽者秋冬宜寒而反熱春夏宜熱而反寒青艸黃茅二瘴卽土著亦有染者大抵冬不甚寒而春寒夏不甚熱而秋熱似與嶺北氣候較遲而風鳶之戲嶺北以八九月嶺南以二三月則地氣升降不惟稍遲亦似相反則亦楚之風候也舊以隸屬桂陽蓋亦有說

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泄陰溼之氣常蒸陽泄故人氣往往上壅腠理苦疎汗常浹背當夏時多飲涼冽至秋冬必發痲瘡蓋繇寒氣入脾脾屬土主信故發恆不爽期也陰蒸故晨夕

霧昏春夏雨淫人民多中瘧溼間發流毒則頭面
四肢倏然癰癢醫以流氣藥攻之每每不效是曰
走馬胎以燈火廻環爆之或男左女右於手尺澤
穴以艾灸之其或霍亂疝瘧腹痛不堪是曰急沙
以炒鹽沃清水飲之或於足下股上尋其紫色筋
脉以鍼刺血出之謂之刮沙皆可愈諺曰緩沙急
沙刺出血花走馬之胎火爆如雷

雷風

東粵之地陰陽二氣恆不得其和而雷瓊二州尤
甚雷州在海北多陰雷牛於陰之極故雷州多雷
魚州在海南多陽風生於陽之極故瓊州多風

屈生於火者陽風生於水者陰風雷出於山者陽
雷出於澤者陰雷瓊州在水中其風多陰雷州在
山中其雷多陽而二州雷風往往相應雷州雷則
瓊州風瓊州風則雷州雷瓊州風甚則雷州雷亦
甚雷州雷甚則瓊州風亦甚其氣常相摩盪也雷
人事雷瓊人事風皆甚謹風以颶爲大凡南海之
颶皆起於瓊瓊之颶又起於崖崖爲海之極南其
地最虛去州東百有餘里有一巨穴颶風恆出其
中呼於山則爲迅雷吸於澤則爲淫雨常與之終
始蓋地氣不得其平所致黎人虔禱是山颶風輒
息名曰息風之山瓊有息風雷有擎雷二山洞竅

皆相潛通者也。擊雷爲雷州鎮山，或謂雷州以擊雷之山得名，非也。州多雷，而是山高大，能擊是州雷，多從之，而出故名擊雷。所以然者，州之南地瀕於海，其陂塘隄岸不能自固，鯤鵬之所變化，瘴母之所憑陵，民日夜以懷襄爲懼，疆域雖延袤千里，求一夕之安，未易數數然也。所恃擊雷之山以爲砥柱，所關不小。風水之災，皇皇焉拜跪不寧，噫嘻！雷州則誠危地也哉。嗟夫！地至雷州極矣。北極出地僅二十度，有奇，瓊又少一度，自雷至瓊，浮海百餘里耳。度數已別，則地勢之卑視北海，不啻倍蓰。昔人謂地形欹信矣。地以卑故，陽力微薄，不能厚。

畜其震驚之性而雷動往往非時州名曰雷言多雷之變也

冬雷

嶺南以冬雷爲常蓋瀕海地薄不能固畜其火故陽氣早泄而冬雷又其地最下而雷州地形如舌吐出海濱三百里爲卑下之極故多雷語云北方寒有無雷之國南方熱有無日不雷之境地最下故熱以其與日近也與日近故與雷近無日不熱故無日不雷陽氣太盛常奮擊而爲聲耳然冬雷終屬災異

舊雷

雷州之俗以雷在春前者爲舊雷交春爲新雷歲除時舊雷與新雷相接其占爲明年大稔有詠者云臘底雷鳴是舊雷新雷聲向歲朝開舊雷之稱奇甚雷州有舊雷瓊州有舊風可以並舉

陰雷

雷州之雷其無聲者曰陰雷陽雷以生陰雷以殺天之所以爲道也其陰雷何也有受害者訴于神其仇讐忽震以死人皆弗聞也者頂有一孔氣出若硫磺背篆書數行莫可辯雷州人以爲陰雷也蓋陽雷在天陰雷在人陰雷之出無時人實爲之故君子畏陰雷也

雷耕

相傳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有開墾
跡非雷耕也雷州地暖春初時雷始發聲農則舉
趾而耕故曰雷耕雷出田中故疑有開墾之跡也
又雷州無日不雷故農人無日不耕其稻有六十
日而熟者有九十日而熟者有二月種而十月熟
者有十一月種至明年四月而熟者或歷兩時或
三時或四時其稻無日不種亦無日不穫也雷人
之耕蓋有異乎他郡之耕也故曰雷耕

雲

粵地每多赤雲蓋粵本炎方火之用事火在地中

則麗而爲丹山在水則澄而爲碧海在天則光怪而爲赤雲是皆離明之所發也而廣州北山多白雲或以爲珠海之氣所化海大澤也大澤者吐噏兌之精華其氣多白氣成形爲雲雲之諸色則昏旦之日與水氣相映而成者也山臨珠海每當晴霽如積雪浮空半天皆素或作龍文或魚鱗微帶金彩語有云越雲如龍殆謂是也

客有登新安杯渡山者見一縷煙從海出漸次繚繞上天化作稠雲頃之海中復有千萬烟樓上出天乃大雨蓋雨者雲之所爲而雲從山中出者多晴從海中出者多雨易曰雲上于天需雲者雨之

所需也氣始爲煙中爲雲終爲雨也

山之溼氣蒸而爲雲澤之燥氣動而爲風風生於燥雲生於溼故山氣清則月明澤氣清則日麗廣州治背山面海地勢開陽風雲之所蒸變日月之所摩盪往往有雄霸之氣城北五里馬鞍岡秦時常有紫雲黃氣之異占者以爲天子氣始皇遣人衣繡衣鑿破是岡其後卒有尉佗稱制之事故粵謠云一片紫雲南海起秦皇頻鑿馬鞍山而新會當宋皇祐間龍山下有黃雲鬱起水色變爲紫者旬日人以爲文明之瑞明興白沙遂符其兆故今學宮書云聖人門青天白日新會學紫水黃雲

或云南海多蛟蜃故雲色駁蓋蛟蜃乃雉所化雉有文采形雖化而其氣未化氣雜於海雲之中故雲色駁也大抵海之雲生於水氣者十之七生於蛟蜃氣者十之三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真雲也

雨

凡天晴暴雨忽作雨不避日日不避雨點大而疎是曰白撞雨亦曰過雲亦曰白雨諺曰下白雨娶龍女白雨者炎熱之氣所蒸夏間爲多其勢苦暴邵子所謂火雨也嶺海炎方夏日火尤盛故多白雨六月火在天上故先下火雨乃爲水雨而霽霑

也子瞻詩夏畦流膏白雨翻升菴云俗以暑雨乍
落乍晴日光穿漏謂之天笑卽白雨也白雨宜早
稻諺曰早禾壯須白撞或曰色微黃且日且雨是
曰黃日雨亦曰黃雨其氣溽而蒸是生螟蝻禾最
患之故曰白雨宜禾黃雨不宜禾子詩炎天白雨
早禾宜更爲園林熟荔支今歲無多黃雨下農夫
相慶酒杯持又早禾宜朝雨晚宜夜雨廣州夏雨
恆多宜早禾高雷秋雨恆多宜晚禾其或東望濃
雲有雷電而雨西則否或南望濃雲有雷電而雨
北則否是曰分龍雨亦禾之宜其不宜者二蟲蠱
者蟲也其生於雨者曰雨蠱生於風者曰風蠱

瓊於廣州風氣絕殊瓊冬至宜雨諺曰冬乾年溼
禾米莫粒而廣冬至不宜雨諺曰乾冬溼年禾黍
滿田瓊元日宜晴諺曰冬溼年乾倉廩團團而廣
元日宜微雨諺曰年溼冬乾農夫加餐瓊三月三
日雨天蠶損秧四月八日無雨蟲盛禾苗壞而廣
四月八日雨十四日無雨則穀多瓊端午日暮而
雨宜田早而雨則下田傷不雨則高山傷而廣五
月朔宜雨雨則井泉浮年豐初二日不宜雨雨則
井泉乾年歉五日亦不宜雨瓊七月七夕有雨則
八月有雨廣七月七夕有雨則八月無雨處暑無
雨則白露有雨白露雨謂之苦雨禾沾之白颺果

生蟲蔬菜味苦凡雨有甘苦故詩曰以祈甘雨左
傳曰秋無苦雨蓋春雨爲甘秋雨爲苦甘則生物
苦則殺物

冰

粵無冰其民罕知有南風合冰東風解凍之說歲
有微霜則百物蕃盛諺曰勤下糞不如早犁田言
打霜也冰生於霜粵無冰以無霜也故語曰嶺南
無地著秋霜又曰天蠻不落雪卽或有微冰輒以
爲雪或有微雪以爲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
者大抵陽火之氣下積陰冰之氣上凝則爲冰嶺
之南陽生多而陰殺少火畜于地而水不斂于天

廣夏新語 卷一 天言 三
天之水嘗融地之火嘗結故隆冬之候澤腹不堅
間有薄冰亦不崇朝而釋故其人輒不識冰也冰
者霜之終霜者冰之始凡九月而陽未盡則霜不
嚴十二月而陰未純則冰不厚嶺南地煖陰道不
凝故或以露始而不以霜終或以霜始而不以冰
終坤道之馴至於寒極而戰未盡與大易準也或
極寒亦有微霰然未至地已復爲雨矣少陵云南
雪不到地是矣

霜露

廣州有霜而無雪然霜亦微薄不可見秋深以木
葉微紅知其爲霜耳霜者白露凝戾而成廣州地

煖白露出於土者難晞故霜在有無之間所以然者露者純金之氣也嶺南火盛而金衰秋深猶熱金氣不能成液故少露露少故不結爲霜而殺艸也然亞歲後霜亦微降貧者無絮以禦冬手足微有皸痂亦非疾痛害事蓋以霜不嚴故也

甘露

方文襄嘗與王青蘿鄧敬所何古林講學西樵甘露連降三日青蘿詩云同德之嗒如氣之和同心之涵如露之甘

霧

嶺南之地火氣多而常鬱積火極則水生生之時

未成水而先成霧霧者瘴之本以霧始必以瘴終
每當日出山野間有白氣縷縷自下而上須臾森
瀾四布蒙如輕塵咫尺不辨人物此乃濁陰乘太
陽而升爲瘴之所從出而與風相因者蓋瘴者風
之屬氣通則爲風塞則爲瘴易曰山下有風蠱風
止於山故成蠱瘴者蠱之所蘊釀者也故凡濁陰
勝則爲冷風冷瘴濁陽勝則爲熱風熱瘴其源因
於霧亦因於風蓋霧之爲瘴十而七風之爲瘴十
而三嶺南多霧瘴滇黔多風瘴是皆氣候之最惡
者也嶺南之霧近山州郡爲多自仲春至于秋季
無時無之暖極而霧是謂南霧言南風之霧也寒

極而霧是謂北霧言北風之霧也南霧三日必有
大雨或大風北霧必晴晴而自旦至午霧猶不分
暑雨衝激其氣毒淫瘴之所結翳勃如雲而香花
瘴尤甚當木樨開時山嵐氣隨之而發行者聞有
異香出林味如桂菊氤氳不散則香花瘴之所爲
也瘴以香誘人愛其香而以鼻呼吸則其毒灌入
心脾不可藥矣近海州郡地氣稍舒風潮之所蕩
滌清淑之所扶輿雖一日之間晝多煥而夜多寒
晴甚煥而陰甚寒寒或多積霧煥或多淫霖而偏
沴之氣方生卽散故爲諸瘴絕少天以陽施地以
溼感寒暑相搏但爲瘧疾而已無甚疫癘之害也

故凡瘴之中人也疾多黃羸足重而偏枯癰疥不
一霧之中人也體倦而脚酸上嘔下瀉療治之法
有宜散其寒邪有宜下其熱毒必診視所中何如
然後鍼藥從之

凡十月朔有霧則明歲正月雨初二有霧則明歲
二月雨一日應一月是日無霧則明歲是月無雨
霧者雨之微也十月爲水生之始水將生先之以
霧霧爲雨始雨爲霧終

瘴

嶺南之地愆陽所積暑溼所居蟲蟲之氣每苦蘊
隆而不行其近山者多燥近海者多溼海氣升而

爲陽山氣降而爲陰陰嘗溢而陽嘗宣以故一歲之中風雨燠寒罕應其候其蒸變而爲瘴也非煙非霧蓬蓬勃勃又多起於水間與山嵐相合艸萊沴氣所鬱結恆如宿火不散溽熏中人其候多與暑症類而絕貌傷寒所謂陽淫熱疾也故入粵者飲食起居之際不可以不慎當唐宋時以新春僮崖諸州爲瘴鄉謫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開此道路在今日嶺南大爲仕國險隘盡平山川疎豁中州清淑之氣數道相通夫惟相通故風暢而蟲少蟲少煙煙瘴稀微而陰陽之升降漸不亂蓋風主蟲蟲爲瘴之本風不阻隔于山林雷不

屈抑于川澤則百蟲無所孳其族而蠱毒日以消
矣在易之蠱剛上而柔下則不交故巽而止止而
蠱父之蠱父之氣止也母之蠱母之脉止也天氣
止則爲父之蠱地脉止則爲母之蠱幹之者靜則
爲陰以通水之脉動則爲陽以通火之氣吾之中
和致則天地之中和亦至故曰幹今之嶺南地之
瘴亦已微薄矣獨人心之蠱未除耳犀象珠璣金
玉心之蠱也沉速多羅絨雨緞心之蠱也客游於
斯者其亦以清廉之藥治之母徒自蠱以蠱其子
孫可乎

瘴之名不一當八九月時黃茅際天暑氣鬱勃有

若釜鬻人行其間苦爲炎毒所炊昏眩煩渴輕則
寒熱往來是謂冷瘴重則蘊火沉沉晝夜若在爐
炭是謂熱瘴稍遲一二日則血凝而不可救矣最
重者一病失音莫知所以是謂啞瘴冷瘴者與瘧
瘧相似秋來多患之天涼及嚴寒少有若回頭瘴
則因不能其水土冷熱相忤陰陽相搏遂成是疾
攝養者知此亟宜自慎毋多早行毋多露宿毋多
日中而馳蓋日中酷暑驟雨初消陰陽之氣交剝
艸木蒸變行人最忌宜少駐駕以避之而又毋輕
解衣衣解卽服涼勿踰時斯爲勿藥之喜又嘗有
溫中固下升降陰陽之法以相濟使其天和不傷

真氣不耗則亦何瘴之足云嗟夫天地一氣之始甚微麤而爲風濁而爲煙霧爲瘴而天地之真氣隱矣惟人亦然神明蕩則其真氣亦隱於是而陰陽俱濁爲煙爲霧爲瘴以自昏蒙有不能保其天年者矣故惟心存而後氣存氣存於一念之中而心周於天地之外斯能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無瘴癘之患

瘴之起皆因草木之氣青艸黃梅爲瘴於春夏新禾黃茅爲瘴於秋冬是名四瘴而青艸黃茅尤毒青則爲艸黃則爲茅一盛一衰而瘴氣因之蓋青艸時惡蛇因久蟄土中乘春而出其毒與陽氣俱

吐吐時有氣一道上衝少焉散漫而下如黃霧或
初在空中如彈丸漸天則如車輪四擲中之者或
爲痞悶爲瘋癡爲汗死若伏地從其自擲閉塞口
鼻不使吹噓俟其氣過方起則無恙蓋灸方土脉
疎地氣易泄百蟲之氣易舒而人膚理亦疎二疎
相感汗液相誘而艸木之冷氣通焉其名中艸子
吐與下之皆不可宜於中脘氣海三里灸之或於
大指五指灸之或以鍼刺額及上脣以楮葉擦舌
出血徐以藥解之內熱除則愈此鄜露之言也

半虹

雷之州每見天邊有暈若半虹長數十丈初圓而

黑漸乃廣濶如破帆其名風篷亦曰颶母又曰瘴
母瘴母起則颶風隨之颶生於瘴瘴爲氣颶爲風
氣者風之母故曰颶母颶母先成形而爲半虹胎
風其中經四五日而後颶發積之久者發之暴其
候不爽故蘇過云斷霓飲海而北指斷霓一作斷
虹卽半虹也廣州四時虹見半虹則以將颶而後
見半虹飲水水氣腥又吐爲犁頭雲是曰颶雲先
爲虹而後爲雲虹斷而雲作犁頭狀夾日以翔于
南其色純赤此火之氣也火以生風故爲颶之母
又颶將作先期一二日有雲片漫空疾飛海人稱
爲颶潮風本雲也而以爲風見雲而知其爲風也

雲得氣之先者也此陰雲也陽之雲爲雷之始陰之雲爲風之始也

河漢

宓山謂河漢以十月隱二月見天下皆然而嶺南臘月晴暖之夜河漢仍見不隱予謂河漢亦海之散氣也南海水大而氣溫水暖則天亦暖故河漢至冬不隱凡水之精華以春而上浮于天則河漢見以冬而下沉于地則河漢隱南海之水其精英常浮以陽氣太盛其地又疎理閉藏不堅故冬有雷有河漢予詩炎天河漢異南海大星多

雹

吾粵無雹蓋雹者冰之所爲冰以盛陰而堅盛陰
脅乎盛陽則雨冰而爲雹吾粵盛陽之地陰氣不
凝當寒時不結而爲冰則當暑時不散而爲雹左
氏云雹者冬之愆陽夏之伏陰所致吾粵冬而愆
陽多有之夏而伏陰則少白首老人不識冰之爲
冰與雹之爲雹也故或見霰而以爲雪見霜而以
爲冰見白雨而以爲雹以爲珍珠雹也不知其爲
白雨也粵在天南多白雨白雨在北則爲雹雹在
南則爲白雨白雨者雹之所散雹者白雨之所凝
也白雨盛夏益多諺曰六月六白雨足

變風

風之始發恆以月七八之日及蚤暮二時過此卽甚暴烈多不終朝諺曰七風八到九日無來風過造又曰朝三晚七半夜下風無過日然近海多風亦不盡如所云三伏時有颶母起數日間卽有巨風起東北必回南轉西而後解或未轉西而解則數日必復暴發凡先西北而後東南曰左颶輒起輒止曰石尤石尤多以夏秋間潮上時發發必三日連發望西北雲起如螭螭脚瞬息卽至船行宜早避之

瓊州有知風草每能變化乃蟲所變葉面背歲或一拆或二三拆或無之每歲葉葉相同無問彼此

士人以候歲之颶風有無多少王佐詩颶母崩騰
山嶽移方當海未練風時瓊南瓊北無消息獨有
知風小草知瓊州最多颶風颶風有祠歲五月五
日郡守而下視祭他郡則否

風火

火生於雷亦生於風丁巳八月二十夜順德縣有
大風起暴雨隨之拔木發屋破壞民居無數凡三
日夜乃止風觸物輒有火光木摧朽處皆焦爛此
乃天之陰火也陰火生於風陽火生於雷陰火多
生於海陽火多生於山

廣東新語卷二

分目

地語

地

南交

越裳

越

三關

海門

虎頭門

厓門

甲子門

澳門

南澳

銅柱界

河南

安瀾門地

西塲

陳村

菱塘

沙貝

梅村

梅滘

洗口

盧

四市

新興村落

珠璣巷

石涌

盧村

雷州海岬

沙田

買官田

義田

議建府縣治

開拓黎地

禁鑿石礪

遷海

大小籬圍

珠璣巷名

茶園

永安縣

永安三都

火帶

秋鄉

廣東新語卷二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撰

地語

地

地至廣南而盡盡者盡之於海也然瓊在海中三千餘里號稱大洲又曰南溟奇甸他若廣之大奚爲急水佛堂一門之障周迴有三十嶼廣二百里其西南之老萬山又過之潮之南澳中分爲四與肇慶之海陵皆廣三百餘里廉之龍門島高之硯洲雷之濶洲蛇洋洲皆廣百里開闢之可以爲一縣皆廣南之餘地在海中者也則地亦不盡於海

廣東新語卷二

地語

一

矣地不盡於海凡海中之山若大若小其根蒂或與地連或否是皆地矣雖天氣自北而南於此而終然地氣自南而北於此而始始於南復始於極南愈窮而愈發育故其人才之美有不生生則必爲天下之文明蓋其仗在離離中虛故廣南之地多虛極南之地在海中尤虛虛而生明故其人足文而多智學得聖人之精華辭有聖人之典則以無忝乎海濱鄒魯蓋自秦漢以前爲蠻裔自唐宋以後爲神州雖一撮之多非洲非島在煙水渺瀰蛟鼉出沒之間亦往往有衣冠禮樂存焉地之盡於海者與諸夏而俱窮其不盡於海者不與諸夏

而俱窮南而又南吾不知其所底矣

南交

南交者粵也陶唐之南裔也故舉南交而可以槩粵矣然史稱周武王巡狩陳詩南海又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則舉南海又可以槩粵矣漢稱粵爲交州蓋本於唐秦分粵地爲南海郡蓋本於周然揚雄交州箴有曰南海之宇聖武是恢又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則舉交州而南海在其中矣舉交州亦可以槩粵矣其稱曰交趾交州之趾也粵趾於中原而交趾趾於粵也交趾自高陽時已砥屬而堯名爲南交故論地名以南交爲古論事以

宅南交爲古

越裳

越裳在象林界外越之裳也越諸上郡爲衣而諸下郡爲裳也南極入地至南海而益下故稱交州爲天下之趾而象林界外爲越之裳也諺曰裙田裙沙言乎爲邊之幅也裳之說也又古言疆域皆曰服越爲荒服漢文帝賜尉佗書曰服領以南王自治之史記領南沙北劉安云其入中國必下領水漢書嶺亦作領領者衣領也五嶺之於荒服猶衣之領故曰嶺其邊海之地則曰裳也越故剪髮文身非中華冠帶之室漢高帝嘗遺尉佗蒲桃宮

錦而文帝賜上中下褚衣其欲以衣裳襲彼鱗介也春秋重衣裳之會蓋以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天下而皆有其衣裳而天下治矣衣裳取諸乾坤無衣裳斯無乾坤矣越西有甌駱其衆半羸南面稱王越裳之地而有衣裳是猶知夫禮義非同裸國之民也古者衣與裳相連猶乾與坤不相離也越裳而欲通于中國蓋欲以其裳連乎中國之衣也

越

元命苞云牽牛流爲揚分爲越國故越號揚越謂揚州之末上揚之越也爾雅曰越揚也註謂發揚

也又其性輕揚也李巡曰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太康地紀云以揚州漸太陽仗天氣奮揚履正含文故取名焉越又曰蠻揚風俗通云蠻慢也其人性慢故又曰蠻越也其曰百越者以周顯王時楚子熊商大敗越越散處江南海上各爲君長也曰勾越者淮南子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勾也勾尸俗之發聲也顏師古云吳與越音聲多同太伯自號曰勾吳故越亦曰勾越也大均按春秋書於越於亦勾也勾踐名踐勾亦語發聲也曰大越者勾踐自稱其國也曰於越者始夏少康時曰揚越者始周武王時曰荆越者以在蠻荆之南與

長沙接壤又當周惠王時歸附於楚也若蠻揚則始於湯也曰南越者吳王夫差滅越築南越宮故佗因其舊名稱番禺爲南越也佗自稱南越武王已而又稱武帝生而自謚爲武此蠻巨大長之陋蓋始於秦政也當是時梅銷與無諸搖皆起兵從楚滅秦又從漢滅楚有大功勞不愧爲勾踐之子孫顧佗倔強一隅乘機僭竊曰與冒頓分南勁北強以苦漢斯誠勾踐子孫之所深惡痛疾者也蓋勾踐之霸少康之餘烈也銷與無諸搖之勳勾踐之餘烈也佗非其種族故宐其棄冠帶反天性曰與嬴國之王爭雄長也夫使南越之不得早爲中

邦漸被聖化至漢興七十有餘載始入版圖佗誠越之罪人也

三關

湟溪陽山涯口皆有秦關名曰三關清遠涯口亦有之蓋粵東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關皆在連州之境而趙佗分兵絕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絕新道於仁化北一百三十里卽今城口築城以壯橫浦於樂昌西南二里上抵瀧口築城以壯湟溪蓋仁化接壤桂陽樂昌接壤郴州當時東嶺未開八粵者多繇此二道卽使南安有守而精騎間道從彬桂直趨可以徑薄韶陽橫斷南北此佗設險

之意也或曰樂昌古城任囂之所築其在隔河二里之城乃佗所築以夾武溪之水者蓋自宏章而下三瀧水最湍急舟可兩日至韶二城夾扼瀧口則西北之要害據矣自韶至英德水路一日故佗又築萬人城於瀆水也伏波出桂陽下滙水爲奇兵卽此道也樓船出豫章下橫浦爲正兵其道直無瀧水之險故先至攻陷尋陝伏波從衡嶽而下道遠亦以二城夾扼費攻堅之力故後期也武帝平南粵以曲江瀆陽浚三縣屬桂陽郡隸荊州所以挾粵之門戶爲犬牙參錯意深哉

海門

南海之門最多從廣州而出者曰虎頭門最大小者曰虎跳曰雞踏曰雞啼曰三門曰東洲此中路之海門也從東莞而出者曰南亭從新安而出者曰小三門曰屯門曰急水曰中門曰鯉魚曰雙筍曰南佛堂曰北佛堂從新寧而出者曰大金曰小金曰寨門曰官門從惠來而出者曰甲子從潮陽而出者曰河渡從澄海而出者曰水吼此東路之海門也從新會而出者曰厓門曰柘栢從順德而出者曰黃楊從香山而出者曰金星曰上十字曰下十字曰馬騮曰黃麋從吳川而出者曰限門從海康而出者曰白鶴此西路之海門也凡三路東

起潮州西盡廉南盡瓊崖皆有水寨以守水寨在
潮者曰柘林在惠曰碣石在廣曰南頭在高肇慶
曰恩陽在雷曰白鴿在瓊曰白沙凡六寨六寨之
信地其港深者在南頭有屯門佛堂在柘林有東
山下河渡在恩陽有神電馬騶在白鴿有北隘頭
可泊大船餘則港淺洋中皆有暗沙大船不利在
白沙有清瀾可泊大船若白沙與萬州其港亦淺
鬼叫門亦有暗沙在碣石有白沙湖可泊大船餘
港多外淺內深難於出入碣石衛則海石嵯岈船
易衝磕甲子門其港亦淺蓋海防甚難一遇颶風
船無灣泊之所每多覆溺船少又難以戰守故必

量各寨廣狹置船多爲之備

虎頭門

廣州山有三路分三門而以大庾爲大門海亦有
三路分三門而以虎頭爲大門虎頭者天地之陽
氣所從入劉安所謂陽門也地體陽而用陰海者
地之宗故祀南海神於虎頭門之陰門在廣州南
大小虎兩山相束一石峰當中下有一長石爲門
限潮汐之所出入東西二洋之所往來以此爲咽
喉焉出虎頭咫尺則萬里天險與諸蕃共之諸蕃
非表而吾非裏也大唐之地止乎此然止而不止
天下山川之氣亦止乎此然止而不止止者地之

勢而不止者天之行也自虎頭而入爲濫口次曰大濫又次曰二濫至濫尾則爲波羅之江予家在其上終歲間南風多而不大熱以海水盛也北風多而不大寒以山火盛也蓋得安居之樂焉

厓門

厓門在新會南與湯瓶山對峙若天闕故曰厓門自廣州視之厓門西而虎門東西爲西江之所出東爲東北二江之所出蓋天所以分三江之勢而爲南海之咽喉者也宋末陸丞相張太傅以爲天險可據奉幼帝居之連黃鵠白鷁諸艦萬餘而沉鐵碇于江時窮勢盡卒致君臣同溺從之者十餘

履更齋言 卷二 地言
萬人波濤之下有神華在焉山北有一奇石書鎮
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御史徐瑁惡
之命削去改書宋丞相陸秀夫死於此九字白沙
先生謂當書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瑁不
能從光祿郭棐謂如白沙者則君臣忠節胥備其
有關於世教更大而予則欲書大宋君臣正命於
此凡八字未知有當於書否

甲子門

甲子門距海豐二百五十里爲甲子港口有石六
十應甲子之數又有奇石十八屹立如人宋承奉
郎范良臣常刻登瀛二字於石取十八學士之義

景炎元年端宗航海而至良臣給軍食三日畱帝
像登瀛石上今石中像端然臨者帝也跪而進食
者良臣也予銘其上云天畱一石以作天家君臣
遺影苔蝕如霞蕪蕪之飯化作瓊沙銜珠青鳥以
瘞重華

澳門

凡番船停泊必以海濱之灣環者爲澳澳者船口
也香山故有澳名曰浪白廣百餘里諸番互市其
中嘉靖間諸番以浪白遼遠重賄當事求蠔鏡爲
澳蠔鏡在虎跳門外去香山東南百二十里有南
北二灣海水環之番人於二灣中聚衆築城自是

新寧之廣海望峒奇潭香山之浪白十字門東莞之虎頭門屯門雞棲諸澳悉廢而蠓鏡獨爲舶藪自香山城南以往二十里一嶺如蓮莖踰嶺而南至澳門則爲蓮葉嶺甚危峻稍不戒顛墜崖下旣踰嶺遙見海天無際島嶼浮青有白屋數十百間在煙霧中斯則澳戶所居矣六十里至關關外有番百餘家一寨在前山巔有叅將府握其吭與澳對峙澳南而寨北設此以禦澳奸亦所以防外寇也初至一所曰青洲林木芊鬱枕椰檳榔之中爲樓榭差有異致又十里至澳澳有南臺北臺臺者山也以相對故謂澳門番人列置大銅銃以守其

居率爲三層樓依山高下樓有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花果形者一一不同爭以巧麗相尚已居樓上而居唐人其下不以爲嫌山頂有一臺磴道橫貫常登以望舶其麓有東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餘丈若石樓雕鏤奢麗奉耶蘇爲天主居之僧號泐王者司其教凡畚人有罪至寺泐王不許懺悔卽立誅斬許懺悔則自以鐵鉤鉤四體血流狼藉以爲可免地獄之患男女日夕赴寺禮拜聽僧演說寺有風樂藏葦櫃中不可見內排身管百餘外按以囊噓吸微風入之有聲嗚嗚自櫃出音繁節促若八音苾宣以合

經唄甚可聽有玻璃千人鏡縣之物物在鏡中有
多寶鏡遠照一人作千百人見寺中金仙若真千
百億化身然者有千里鏡見三十里外塔尖鈴索
宛然字畫橫斜一一不爽月中如一盂水有黑紙
渣浮出其淡者如畫中微雲一抹其底碎光四射
如紙隔華燈紙穿而燈透漏然有顯微鏡見花鬚
之蛆背負其子子有三四見蠛虱毛黑色長至寸
許若可數又有自鳴鐘海洋全圖璇璣諸器花則
貝多羅丁香禽則紅白鸚鵡么鳳倒挂獸則獐獐
短狗以爲娛人以黑氈爲帽相見脫之以爲禮錦
繡裹身無襟袖縫綻之製腰帶長刀刀尾拖地數

寸劃石作聲其髮垂至肩紺綠螺鬘髻如也面甚
白惟鼻昂而目淡碧與唐人稍異其侍大者通體
如漆精鬚髮蓬然氣甚腥狀正如鬼特紅唇白齒
畧似人耳所衣皆紅多羅絨辟支緞是曰鬼奴語
皆侏儻不可辨每晨食必擊銅鐘以玻璃器盛物
薦以白氍布人各數器灑薔薇露梅花片腦其上
坐者悉寘右手褥下不用曰此爲觸手惟以溷食
必以左手攫取先擊生雞子數枚啜之乃以金七
割炙以白氍巾拭手一拭輒棄置更易新者食已
皆臥及暮乃起張燈作人事所積著西洋貨物多
以婦人貿易美者寶鬘華襪五色相錯然眼亦微

履更... 卷二
地...
碧彼中最重女子女子持家計承父資業男子則
出嫁女子謂之交印男子不得有二色犯者殺無
赦女人寺或惟泚王所欲與泚王生子謂之天王
子絕貴重矣得一唐人爲壻舉澳相賀壻欲歸唐
則其婦陰以藥黥黑其面髮卷而黃遂爲真番人
矣澳人多富西洋國歲遣官更治之諸舶輸珍異
而至雲帆踔風萬里倏忽唐有司不得稽也每舶
載白金鉅萬閩人之爲攬頭者分領之散于百工
作爲服食器用諸淫巧以易瑰貨歲得饒益向者
海禁甚嚴人民不得通澳而藩王左右陰與爲市
利盡歸之小民無分毫滋潤今亦無是矣

南澳

南澳在饒平東南二百里蓋海中之山而湖之邊幅全粵之東蔽也地周三百餘里中分四澳東折爲青澳風濤險惡泊舟者患之西折爲淡澳環以黃赤二嶼一口裁通可容千艘而隆澳其門戶也其曰錢澳則宋帝所嘗駐蹕是爲四澳錢澳有洲曰辭郎景炎元年帝舟遷于甲子門邑人張達率義徒扈從其妻陳璧娘送之至此故曰辭郎其名甚悲夫婦之義蓋與此洲而長存焉洲之青徑口有陸丞相疑墓及丞相母趙氏太夫人墓少子九郎墓周弘禴詩身死厓山勤少帝魂歸南澳戀慈

闡是也其曰沙園者有學士館遺基蓮花石礫高
丈許海涯有太子樓壘石爲之旁有行宮及指揮
司甬道區區尺土在波濤浩渺之中爲閩越閩餘
地天偶忘之故患難君臣得以相保須臾耳噫

銅柱界

欽州之西三百里有分茅嶺嶺半有銅柱大二尺
許水經注稱馬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金標者
銅柱也林邑記云建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于
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疆銘之曰銅柱折交趾滅
交趾人至今怖畏有守銅柱戶數家歲時以土培
之僅露五六尺許銅柱不一考唐晉皆立銅柱馬

援所大在林邑南大浦其銅柱五唐開元時何履
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銅柱其後
安南都護張舟立銅柱元和中馬總爲安南都護
又大二銅柱於漢故處鑱著唐德以名伏波之裔
晉天福五年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子孫大
二銅柱于溪州銅柱故不一馬援所大在林邑則
分茅嶺銅柱必馬總之遺也今人但知爲馬援銅
柱豈以後人所大亦卽前人之所大乎然柱之以
銅何也吾粵不多產銅而伏波所爲銅物處處多
有吾意古時蠻里多以銅爲兵伏波旣平交趾或
盡收其兵銷鎔旣鑄銅柱五以表漢疆又爲銅船

五銅鼓數百枚徧藏於山川瘴險之間以爲鎮蠻
大器於欽州北又鑄銅魚爲竇今有銅魚之山焉
而伏波善別名馬又嘗以銅鑄馬式上於朝而合
浦之北銅船湖復有一大銅牛時浮出水橫州烏
蠻灘亦有銅船每風雨晦冥有銅篙銅槳衝波而
出聲若震雷舟人往往見之是皆銅之物也伏波
故有神靈爲徼外蠻酋所畏自漢至今恪遵約束
歲時膾臘或祭銅柱于西屠或祠銅船于合浦其
涉烏蠻之灘渡朱厓儋耳之海者亦必精心祈禱
乃得安流今雖山川移易銅柱湮沉而蠢爾跣屣
猶惴惴然以遺戩爲憂不敢埋沒故迹諱震懾將

軍之威靈若此吾觀交阯之山其脈發自貴州貴
州爲川之餘其山自巴蜀而來大率迥龍如波濤
萬壘奔騰不止直至交阯而後結成國土雲南爲
其後門廣西爲其前戶東界則廣東欽州也其地
城郭不完兵止徒卒器止交鎗絕無中國長技向
者乘我艱危阻絕天使某將軍以數百騎突之屨
椎數萬踉蹌潰走所乘象聞叢雷大砲亦輒崩奔
其脆弱可見矣漢棄朱厓今朱厓爲文物奧區名
公卿比肩而出明棄交阯使銅柱舊封日淪異域
極目關河非復元封建武之盛使有伏波其人者
出安知不可蕩平復爲衣裳禮樂之地耶霍尚守

云永樂中討平陳氏收復交南千載之奇勛也倘於斯時地瀕廣東者割二三郡隸之瀕廣西者亦割二三郡隸之各置大帥屯重兵以分其勢命張英公世鎮如沐西平故事交趾之境豈不若泰山而四維之哉馬騏貪暴而釀禍於先王通棄地而委弱於後柄國者復執賈捐之之說於是封疆竟歸黎利矣嘉靖中黎莫變生廷議征討文敏公欲遣大司馬按兵境上詔諭交人以郡歸者授之郡以州歸者授之州使人自爲守若廣西之士官然可不血刃而定湛文簡權論亦如此人咸惜其議不行云且夫交趾其爲郡十七爲州四十有七爲

縣一百五十有七歲八司農一千三百八十餘萬
舉閩廣滇黔之賦猶不足以當之乃宣德初當國
者棄若弁髦且旋師倉卒曾不少待使中國官吏
工商淪陷異類凶慮數十萬計亦左矣豪傑之士
惡得不以此爲痛恨哉

考伏波銅柱一在欽州東界一在憑祥州南界三
在林邑北爲海界五在林邑南爲山界林邑者秦
之林邑縣地屬象郡漢之象林縣屬日南郡者也
自伏波削平其地至後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
號爲王連歿外孫范逸代大逸歿奴范文篡佐攻
并旁國及日南郡據之文歿子佛大猶屯日南晉

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追至林邑今橫州
東三十里有地曰平佛疑卽灌邃戰勝處其後隋
文帝平陳乃遣行軍總管劉方擊之其王范志率
蠻徒乘象而戰大敗走方八其都獲廟主十有八
枚皆鑄金爲之蓋有國十八葉矣此亦一小南越
也尉佗王後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亾而林邑自桓
靈之季至隋乃得十有八傳蠻酋之力其亦強盛
也哉赤雅云林邑王范文本牧羊奴於澗中得二
鱧魚欲私食郎知檢求之文曰非魚礪石也郎至
魚化爲石其質如鐵文翼之就冶作刀刀成舉之
向石祝曰文當有國石卽中開石破遂王林邑子

孫寶之以魚刀比之斬蛇劍云林邑卽越裳今日
占城在厓州之南風順一二日可至丘文莊言昔
史臣紀禹貢山川而終以聖化所至其東西北皆
以地言至於南獨言其方蓋以聖人體天爲治面
之所向目之所視其明德之光被初不可以地里
限計也數千年以來三方皆未嘗越之而有加惟
南則日闢日遠崖州在當時遠在荒服之外今旣
開拓爲提封則占城他日安知不復爲吾郡縣之
地耶去崖州南六百里卽占城每南風順聞占城
雞聲如洪鐘自海外悠揚而至其近若斯瓊崖屏
障廣東占城亦可以屏障瓊崖者也

河南

廣州南岍有大洲周廻五六十里江水四環名河南人以爲在珠江之南故曰河南非也漢章帝時南海有楊孚者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其家在珠江南常移雒陽松柏種宅前隆冬蜚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河南之得名自孚始嶺南天暖無雪而孚之松柏獨有雪氣之所召無間遠邇雪其爲松柏來耶爲孚來耶子詩云能將北雪爲南雪爲有蒼蒼自雒來松柏至今雖已盡花田嘗見雪花開花田者河南有三十二村舊多素馨花時彌望如雪故云

孚字孝元其宅在河南下渡頭村越本無雪至是
乃降於孚所種雜陽五鬣松上可謂異矣唐許渾
詩河畔雪飛楊子宅海邊花發粵王臺有張瓊者
嘗掘地種蔓得一磚云楊孝元宅瓊異之因號南
雪

安瀾門地

會城南有安瀾門其地自僞南漢時從百寶水浮
來上有田禾苗方茂其主以爲天賜甚喜識者謂
地宜靜定不宜動一旦浮至在水旁而有米有田
於字惟潘禾者五穀之美其必有姓名潘美者來
獲斯土乎末幾宋太祖遣潘美平粵符其兆焉

西塲

陸賈初至南越築城於番禺西澣以待佗名曰陸賈城其遺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塲一曰西候津亭出城凡度石長橋一短橋二乃至予之生實在其地所居前對龜峰後枕花田白鵝潭吞吐其西白雲山盤廻其東泉曰林茂有荔支灣花塢藕塘之饒蓋賈之所嘗經營者也其湯沐在錦石之山其魂魄或嘗游此予嘗欲以宅地作賈祠私俎豆之

陳村

順德有水鄉曰陳村周廻四十餘里涌水通潮縱

橫曲折無有一園林不到夾岨多水松大者合抱
枝榦低垂時有綠煙鬱勃而出橋梁長短不一處
處相通舟入者咫尺迷路以爲是也而已隔花林
數重矣居人多以種龍眼爲業彌望無際約有數
十萬株荔支柑橙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
支龍眼爲貨以致未富又嘗擔負諸種花木分販
之近者數十里遠者二三百里他處欲種花木及
荔支龍眼橄欖之屬率就陳村買秧又必使其人
手種博接其樹乃生且茂其法甚秘故廣州場師
以陳村人爲最又其水雖通海潮而味淡有力紹
興人以爲似鑑湖之水也移家就之取作高頭豆

酒歲售可數萬甕他處酤家亦率來取水以舟載之而歸予嘗號其水曰釀溪有口號云龍眼離支十萬株清溪幾道繞菰蒲浙東釀酒人爭至此水皆言似鑑湖又云漁舟曲折只穿花溪上人多種樹家風土更饒南北估荔支龍眼致豪華

菱塘

菱塘之地瀕海凡朝虛夕市販夫販婦各以其所捕海鮮連筐而至毗家之所有則以錢易之蛋人之所有則以米易子家近市亭頗得厭飫嘗爲漁者歌云船上檣望魚船姥下水牽網滿籃白飯黃花

皆魚名

換酒洲邊相餉又云鱸多烏耳蟹盡黃

膏香粳換取下爾春醪

沙貝

增城者五嶺山水之叢蓋大庾西來繇韶英德番
禺至增城而止羅浮東來繇汀惠博羅至增城而
止北江自南雄北來繇韶英德趨虎門而入海東
江自惠東來繇龍門博羅趨虎門而入海甘泉湛
公世增城之沙貝前對虎門爲山水滙會之區語
曰山川孕靈不其徵歟大抵中原之山至嶺而窮
至虎門而益窮其水亦然然而窮之所在大通以
之予嘗欲移居沙貝以翁受地靈且所產多荔支
異種與香柚日蕉之美實野人樂志之勝區也况

子沙亭鄉去沙貝僅五十里扁舟乘潮半日可至沙貝在扶胥之北沙亭在南或渡江先至南海神祠從祠外東行三十里卽至有湛子釣臺在于江曲五湖煙水一亭在于林間前賢之流風悠然其未遠也昔白沙以江門釣臺授甘泉而甘泉以蒲葵笠與弼唐以爲傳道之契子亦歛竿人也先哲神明其必有以默相子哉

梅村

梅村在翁源縣北三十里自梅銷至越而嶺有梅嶺嶺之上有紅梅驛紅梅村翁源則有梅村是皆銷之湯沐地也梅村有一巖上隙通明爲宋進士

梅鼎臣讀書之所乾道乙酉梅氏舉族避寇巖中
寇以火煙薰之僅一孕婦以口伏地得不死產子
名繼祖實嗣梅氏宣城麻城是其分支蓋梅錡之
後裔云錡以兵從漢破秦有大功德子孫蕃衍有
繇哉

梅遼

自乳源治北行出風門度梯上梯下諸嶺磴道嶮
巖尺寸斗絕民懸居崖壑之間有出水巖雙橋梅
花遼水四處尤險皆在石石之氣使人多力
而善鬪跳盪而前無不以一當十以石爲盾火爲
兵雖猺蠻亦畏憚之勿敢與爭子生八九齡卽以

鳥鎗鹿鐵教之發必命中予詩人人持鹿鐵處處
見熊伸

洗口

自英德南山寺沿城西北行一路清溪細流隨人
縈折路皆青石甃砌泉水浸之人家各依小阜以
居茅屋周圍有石筍千百叢與古木長松相亂艸
柔沙細水影如空薪女露趺亂流爭涉行者莫不
踟躕其際行數十里至洗口山漸平豁湛文簡嘗
欲於此大石刻衡嶽東門以識重遊之路有詩云
洗口尋嘗路口豈知衡嶽東門洗口爲南楚咽喉
湟川桂水之所會宋設浚洗縣於此米芾嘗爲尉

有寶藏二大字刻石在焉自洗口而上皆高灘曲
峽直至連州山水之最勝處也

虛

粵謂野市曰虛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滿
時少虛時多故曰虛也虛卽塵也周禮注云塵市
中空地也卽虛也地之虛處爲塵天之虛處爲辰
辰亦曰躔其義一也葉石洞云昔者聖人日中爲
市聚則盈散則虛今北名集從聚也南名虛從散
也商征而市井之租不入於少府或封君湯沐邑
自開阡陌豈惟爰田市亦非縣官矣豪植之徒役
財兼并以武斷于鄉曲恣睢圍歛擅管山海之利

故先仁義後爭慾上教化下貨賄公利于人而惡其私于已莫善于東莞之章村章村有虛爲肆若干或肆有常人或肆有常人無常居十日爲三會坐肆之租有常負戴提挈貿于涂者無常薄取之歲入若干緡會民讀泐春秋賽祠問高年賓髦士凶荒祈望一歲經費皆取給焉粵之虛大泐惟章村善

四市

東粵有四市一曰藥市在羅浮沖虛觀左亦曰洞天藥市有擣藥禽其聲玎璫如鐵杵臼相擊一名紅翠山中人視其飛集之所知有靈藥羅浮故多

靈藥而以紅翠爲導故亦稱藥師一曰香市在東莞之寥步凡莞香生熟諸品皆聚焉一曰花市在廣州七門所賣止素馨無別花亦猶雒陽但稱牡丹曰花也一曰珠市在廉州城西賣魚橋畔盛平時蚌殼堆積有如玉阜土人多以珠肉餉客雜薑藟食之味甚甘美其細珠若梁粟者亦多實於腹中矣語曰生長海隅食珠衣珠粵東所在頗多難得之貨士大夫踰大庾而南罕有不貪婪喪其所守濠畔之肆佛山澳門之肆其爲靈臺之蝥賊者不可數計噫

新興村落

新興村落多以雲爲名東有雲蓋西南有雲稠正
西有雲秋雲蕪西北有雲洞正北有雲座雲吟雲
山雲硬東北有雲敏雲河雲禮雲羅雲端雲右山
則有雲斛在縣北一十五里高百餘仞巖谷幽深
歲旱禱之石中泉出卽雨有雲秀在縣東南四十
里常有五色雲見有曰雲幹在縣西高二百餘仞
直如木幹上聳雲霄下有枕榔古寺蓋新興在萬
山中其地多雲居人所見無非雲雲之靜者爲山
山之動者爲雲雲與山一也地在山中不以山名
而多以雲名從其動而能變者也

珠璣巷

吾廣故家望族其先多從南雄珠璣巷而來蓋祥符有珠璣巷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至止南雄不忘粉榆所自亦號其地爲珠璣巷如漢之新豐以志故鄉之思也

石涌

石涌在順德西南二十里呂嘉敗時與其王建德亾入海伏波將軍路博德追至石涌得嘉今有橋在順德南門外名伏波橋有呂姓者家其傍及石涌云嘉之後南越之亾以嘉而土地人民得去蠻爲華亦以嘉

盧村

新興盧村乃六祖生身之所至今屋址不生草木
近其居者毛髮稀禿此地之不幸也

雷州海峽

雷郭外泮田萬頃是曰萬頃泮其土濞而潤用力
少而所入多歲登則粒米狼戾公私充足否則一
郡告饑然泮田中窪而海勢高其豐歉每視海峽
之修否歲颶風作濤激峽崩鹹潮汎濫無際鹹潮
既消則鹵氣復發往往田苗傷敗至于三四年然
後可畊以故泮田價賤畊者稀少故修築海峽最
爲雷陽先務修之之法分頃計方每田一方大約
種稻百石一石出夫一人夫至百人則領以峽長

秋成後官督岨長岨長督夫以修所分得之岨修
之不已約十年積成丘阜斯風潮之患永絕矣雷
地偏民無生業多半託命于田而虞乾虞溢莫東
洋爲甚東洋田延袤數十里大都資灌溉于羅湖
特侶二渠藉捍禦于長堤烏岨修則穰弛則荒固
往事之驗也雷人馮彬有此說其詩曰長堤隔斷
鹹潮水曲堰縈迴特侶泉羅湖者西山諸流所匯
自宋時何戴二太守築堤成湖而開東西二閘引
水西流以溉白沙田引水南流以溉東洋田民大
獲利歲久湮塞治雷者能以此爲先務則雷民其
不饑矣又潮稱海郡海水鹹鹵不宐於田凡三農

廣夏親言 卷二 地記 三
皆藉溪潭以收灌輸之功水少則引之漑田水多則泄之歸海於是乎歲無澇旱而田亦無荒廢潮民之以水訟者比比矣有司者當詢其利病以斷之

沙田

廣州邊海諸縣皆有沙田順德新會香山尤多農以二月下旬偕出沙田上結墩墩各有墻柵二重以爲固其田高者牛犁低者以人秧蒔至五月而畢名曰田了始相率還家其傭自二月至五月謂之一春每一人一春主者以穀償其值七八月時耕者復往沙田塞水或塞篋箔腊其魚蝦鱔蛤螺

蝗之屬以歸蓋有不可勝食者矣其田皆一熟或種秋分或白露或霜降必兼種之使自八月至十月月月有收其以八九月熟者曰小禾秋分白露霜降等種是也以十月熟者曰大禾赤粘是也沙田鹹鹵之地多種赤粘粒大而色紅黑味不大美亦名大粘皆交趾種也其黃粘花粘惟內地膏腴者多種禾旣穫或貯墩中或卽舟載以返盛平時海無寇患耕者不須結墩皆以大船載人牛合數農家居之喪亂後大船爲官府所奪乃始結墩以居自癸巳遷海以來沙田半荒主者賤其值以與佃人佃人耕至三年田熟矣又復荒之而別佃他

田以耕蓋以田荒至三年其草大長佃人刈草以
售每一日之功可充十日之食又有魚蝦鱔蛤螺
蛭之屬生育其中潮長輒塞篋箔取之其利甚饒
草之未盡刈者則燔以糞田田得火氣益長苗而
田荒之至三年又復肥沃故佃人每耕之三年必
荒之三年不肯爲田主長耕如數納穀此有沙田
者之苦也沙田旣多荒棄於是賄賂虛糧爲累未
已而陰以其田賤賃於沙頭有司捕問則里長以
沙頭告沙頭乃上限狀於有司請先輸糧而後獲
沙頭者何總佃也蓋從田主攬出沙田而分賃與
諸佃者也其以沙田爲奇貨五分攬出則取十分

於諸佃不俟力耕而已收其利數倍矣此非海濱
巨猾不能勝任當盛平時邊海人以沙田而富故
買沙田者爭取沙裙以沙裙易生浮沙有以百畝
而生至數百畝者今則以沙田爲累半委之於莫
可如何者矣

粵之田其瀕海者或數年或數十年輒有浮生勢
豪家名爲承餉而影占他人已熟之田爲已物者
往往而有是謂占沙秋稼將登則統率打手駕大
船列刃張旗以往多所傷殺是謂搶割斯二者大
爲民害順德香山爲甚巖野先生嘗請著爲令凡
浮生沙渾悉以入官官募民耕種以其租爲賑饑

餉軍之需如有能清察報聞者與墾田同功此則
既絕爭端又資國用誠爲長利之策或曰古時五
嶺以南皆大海故地曰南海其後漸爲洲島民亦
蕃焉東莞順德香山又爲南海之南洲島日凝與
氣俱積流塊所淤往往沙渾漸高植蘆積土數千
百畊膏腴可趺而待而農民又輒於田邊築壩以
致對峙之田崩沒而流其泥沙至壩以爲浮生以
故爭訟日甚有司者每不能平使能於沙田已報
稅者按籍給之無籍者卽沒於官召民承買而取
其價以供公斯則絕訟之術也

香山土田凡五等一曰坑田山谷間稍低潤者墾

而種之遇澇水流沙衝壓則歲用荒歉二曰旱田
高硬之區澇水不及雨則耕旱乾則棄謂之莖天
田三曰泮田沃野平原以得水源之先者爲上四
曰鹹田西南薄海之所鹹潮傷稼則築隄障之俟
山谿水至而耕然隄圯苗則稿矣五曰潮田潮漫
汝乾汝乾而禾苗乃見每西潦東注流塊下積則
沙坦漸高以蕘艸植其上三年卽成子田子田成
然後報稅其利頗多然豪右寄庄者巧太名色指
東謂西母子相連則橫截而奪之往往構訟至于
殺人其或子田新生者田主不知多寡則佃人私
以爲已有有田而無稅利之倖而得者也故凡買

潮田者視其不至崩陷而大勢又可浮生雖重價亦所不辭矣香山人但以田之納穀多少爲度不以畝爲度問其田若干則曰納穀若干不曰畝若干也以故田主寄命於田客田主不知其田之所在惟田客是問禮貌稍疎其患有不可言者田客者何佃人也

買官田

東莞袁伯益令南安欲捐贖鍰買官田田在某鄉則以某鄉爲倉大倉長以司出入春夏青黃不接米價高則開倉發糶其銀隨以買田如官能於贖鍰外設法多買上臺量行獎勵以示將來官任其

勞上稽其力十年之外可使田穀如京民無不足之患

義田

湛文簡常設義田族人冠婚喪葬者讀書者給穀有差龐弼唐請分爲三等以田七十畝爲上五十畝爲中一二十畝爲下上者勿給中者量給下者全給若田至三五頃以上須每年量出租穀入于家廟以助周急之需庶所積厚而施無窮

議建府縣治

清遠向稱寇盜淵藪龐惠敏公有疏謂清遠當蕭梁時嘗建爲郡乃全省西北之要衝而韶廣二州

之襟喉也據其形勢宐於此增設一府而割廣之連州陽山連山肇慶之四會廣寧梧州之懷集隸之又移連山一縣於浣口以扼上游而堵截徭賊渡水之路則南雄韶可以無虞如懷集有言則以肇慶之開建易之蓋開建與賀切鄰去梧甚近且田糧戶口相當宐無不可夫惟設一府治控山帶江與廣韶相望勢如常山之蛇上足增西北之門戶下足樹東南之屏蔽斯亦久安長治之計也又肇慶當兩粵衝大司馬節鎮之所環郡阻山獨陽江一面瀕海西枕高涼引四郡通交南孤懸海上錯列於神電廣海之間去郡五六百里議者亦欲別

大郡治又嘉桂嶺去會城之北二百餘里當番禺
南海三水適中連接從化清遠山峒爲盜賊往來
衝要隆慶間何端恪王青蘿同遊中洞玉蕊諸山
見嘉桂雙峰獨秀其地在萬山之中盤據五邑之
界雲巒環抱土田衍平風氣聚而海潮通可以建
城大縣控制要害安戢峒蠻爲保障一方之利昔
人謂治廣以狹誠上策也訂議多年以浮論而止
爲劇寇巢穴直至於今又新會多盜有議者欲因
倉步舊城益以新會之古博平康新興之雙橋置
縣招集流亾復里甲又有議者欲復高涼舊縣于
電白廢基以控諸寨衛府城又謂博白縣介高廉

二州之間白石城至合浦陸程五百餘里往來不
易欲以肇慶之開建易博白在梧肇慶不爲損在
廉則甚利此皆經畧之上策

開拓黎地

瓊之地譬之人身黎岐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心腹
之疾不除勢且浸淫四肢而爲一身之患黎之爲
害何以異自昔以來叛服無常始之萌芽不折終
則斧斤尋之明興百餘年以大征見者凡三其間
近者十數年遠者四五十年輒復蠢動黎情亦大
畧可知矣海忠介言黎峒其地四方僅可三四百
里不能及羅旁三之一誠能以兵三五萬縱橫其

中勢同壓卵蕩平之後伐山開道大州縣以治之
移一二屯所若南流青寧等處以守之不過數年
可使盡入版籍化爲編民斯亦王者無外之舉也

禁鑿石礪

廣州東有石礪山在濶洲之下虎門之上高數十
丈廣袤數百頃其勢自大庾而來一路崇岡疊嶂
以千數如子母瓜瓞纍纍相連人村大者千家小
者數百自廣州治至菱塘大嶺凡百餘里皆在瓜
蔓之中互相鉤帶或遠或近或合或離血脈一一
相貫以受地靈蜿蜒磅礴之氣山至虎門則聳爲
大獸者五以收海口而控下關有一浮蓮塔上矗

雲霄與赤岡滙洲二塔東西相望爲牂牁大洋之
捍門南越封疆之華表蓋一郡風水之所繫焉者
也比者奸徒盜石羣千數人於其中日夜錘鑿不
息下至三泉中訇千穴地脈爲之中絕山氣爲之
不流一峰之肌膚已剝一洞之骨髓復窮土衰火
歿水泉漸隳無以興雲吐雨滋潤萬物而發育人
民此愚公之徙太行而山神震懼秦皇之穿馬鞍
而山鬼號哭者也崇禎間嘗勸有司之禁所以爲
天南培植形勢其意良厚今宐復行封禁毋使山
崩川竭禍生以訖是吾桑梓之大幸也

遷海

粵東瀕海其民多居水鄉十里許輒有萬家之村
千家之砦自唐宋以來田廬丘墓子孫世守之勿
替魚鹽蜃蛤之利藉爲生命歲壬寅二月忽有遷
民之令滿洲科爾坤介山二大人者親行邊徼令
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於
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棄貲攜
累倉卒奔逃野處露棲死亾載道者以數十萬計
明年癸卯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其八月伊
呂二大人復來巡界明年甲辰三月特大人又來
巡界遑遑然以海防爲事民未盡空爲慮皆以臺
灣未平故也先是人民被遷者以爲不久卽歸尚

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豪民大賈致有不損鎰銖不煩粒米而得人全室以歸者其丁壯者去爲兵老弱者展轉溝壑或合家飲毒或盡帑投河有司視如螻蟻無安插之恩親戚視如泥沙無周全之誼於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旣盡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爲深塹五里一墩十里一臺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三千餘里以爲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又不知幾何萬矣自有粵東以來生靈之禍莫慘於此戊申

三月有當事某某者始上展界之議有曰東粵背山而海疆土褊小今槩於海瀕之鄉一遷再遷流離數十萬之民歲棄三千餘之賦且地遷矣又在設重兵以守築墩樓樹椿柵歲必修葺所費不貲錢糧工力悉出閭閻其遷者已苦仳離未遷者又愁科派民之所存尚能有十之三四乎請卽施禁招民復業一以補國用一以蘇民生誠爲兩便於是了遺者稍稍來歸相慶再造邊海封疆又爲一大開闢焉

大小籬圍

下番禺諸村皆在海島之中大村曰大籬圍小曰

小簷圍言四環皆江水也凡地在水中央者曰洲故諸村多以洲名洲上有山煙雨中望之乍斷乍連與潮下上予詩洲島逐潮來

珠璣巷名

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為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其始祖轍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歷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與珠璣條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諡因改所居為珠璣巷予沙亭始祖廸功郎諱禹勤初從珠璣巷而至族譜云南屈珠璣實始遷

茶園

嶺南香國以茶園為大茶園者東莞之會其地若

石涌牛眠石馬蹄岡金釵腦金桔嶺諸鄉人多以
種香爲業富者千樹貧者亦數百樹香之子香之
萌蘖高曾所貽數世益享其利石龍亦邑之一會
其地千樹荔千畝潮蔗橘柚蕉柑如之篁村河田
甘薯白紫二蔗動連千頃隨其土宜以爲貨多致
末富故曰嶺南之俗食香衣果

永安縣

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輜
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涉溪四五夕宿寬清溪
砦次日歷員墩白溪上嶺者六七涉溪十有二三
嶺路逼仄皆蛇盤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右穿

竹披茅霧露沾溼至午嵐氣不開鬱燠蒸人甚苦
之一路山谷間皆茅屋或一或二家或十餘二十餘
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圍或曰樓或在山絕巔或在
隘口一徑微通一夫可守皆絕險自白溪以東道
旁多古松樵人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結成芝菌
大者如盤色瑩白松或被斫伐橫臥鱗甲四散磴
道多爲所礙至林田漸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隨
山勢開墾徂夷相半多狹長細畛無有方廣至數
十畝者十里間兩涉秋鄉江至鐵潭渡抵縣縣所
處稍卑丹嶂宮之嶂者何蓋於諸山傑由最高大
如屏障橫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牛角燕尾雞冠

以形名白葉紫簾鳥禽以五色名雞公鹿母黃麋
鹿獭以鳥獸名栢樹栢興漆木黃草黃花以草木
名餘如天字寶峒描着上瀨寶山企壁吹螺茅灘
等凡分三紀其名一一皆美狀亦奇秀而雞冠嶂
當予所居紫金書院前大小爲峰者八九色丹紫
多變煙翠欲流尤可愛羊角嶂南當學宮其旁一
峰與縣庭相直名文筆銳而不高縣中士夫倘能
人以一罌一甕實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數丈勢益
峭拔矣縣境多水水從諸嶂而出大小皆數百折
大者爲江江有五以爲之經小者爲溪爲坑澗凡
百餘道爲之緯四面爭流或分或合而秋鄉江最

長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皆號秋鄉江納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東江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濬之排其閘沙燔其礪石使灘瀧三百六十一無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則穀賈四方輻輳而穀貴穀貴則種輦者多益盡地力田雖稀少而輦多無農不輦則無山不爲村落縣之富庶可計日而俟也

永安三都

永安者惠州府巖邑先是嘉靖三十九年藍能賊長驅府之東郊破涌口旬日乃去不能以一矢加遺自是兩江羣盜竝興彌滿歸善長樂海豐之間

大羣數千人小羣數百比數十百羣執官吏攻鄉
保齟齬墳墓係累子女屠戮人民首身分離暴骸
骨於藪澤假息城郭不能盡去高壘相守往往陷
沒從衡六七百里攻劫恣行或至郊坵乃遣一卒
道歸且行且劫猥去爰處上下相匿以文辭避法
百姓嗷嗷無所控訴自萬曆初年五軍合剿賊乃
蕩平府以歸善秋鄉鳳凰岡礫頭等違縣五日海
豐鶯埠嶺違歸海兩縣亦各二日山海之寇儵忽
出沒最要害度地創縣控制使南贛督府下其議
竟寢葉春及謂昔人論廣以狹治之廣中一縣常
五六百里緩則不馴急則嘯聚未可歸之山川與

有司綏撫失策也賊不畏民朝廷之畏官亦然故賊尠犯城官惟城兢兢民蔑如也永安縣民乃免於鋒鏑咽而固有食可廢哉永安旣縣違惠州府城二百餘里重巒三日乃至水行自倍皆崎嶇萬山中異時未縣罪人梨來者鮮龍蛇易生盜賊蝟毛而起其地然也縣宜矣縣有古名寬得琴江三都幅幘幾七百里連峻復嶂盡其地溪隧豁舒少夷衍或二三十里無室廬然地肥美饒五穀三都皆然三都一曰古名都自欖溪入筰行二百里至火帶自火帶以下皆秋鄉江旁溪注之甚衆水道紆曲舟行半日從陸以趨尙不及數里云兩山蹙

沓江流如線樹木蔚蒼多鬱燠之氣民皆佃作地
腴多穀秋冬間銜接漕歸水湍石徑灘三百六十
乃至瀧頭上益淺不可漕載不過十石邑令常議
疏濬之排其填闕而鑿橫江之石亦銳矣春夏水
漲沙隨之行石礧礧京積恐不能卒就也園子曰
李郊苦竹車崗間皆有猺依憑崖谷伐山而營藝
草而播患吾擾彼不爲患一曰寬得都北界河源
二合南趾古名東入縣而佛子凹綰轂其口龍川
江西下都之門戶在焉義容神兩江皆皇流衡貫
都內入龍川江而神江之源最遠聚落數十盤錯
兩江間被山排崎豐草茂樹散爲夷陸原隰衍沃

自昔以爲上田瀝口其望姓也藍能作難則栢埔
不能安枕桃子園阨塞弄兵之民負焉上下窖鐵
冶昔嘗鼓鑄下鳳凰岡隄梁化因材於山以入幕
府佐饜後賊大起因之是懼不敢言鼓鑄事矣一
曰琴江都石馬西馳突起雞公嶂過芙蓉逕入都
白葉簾紫官山諸嶂怵奠南走隄貉獠坪至南嶺
山漏裏海豐歸善之山由此始矣是爲邑之眷旅
水東西分流若兩脅然西皆入秋鄉江東會琴口
入橫流渡民務稼穡饒積聚有餘以出米潭大梧
至潮上鎮中鎮其會也上方近河源密坑海豐長
樂之間迓軍坑直其下方異時兩處卹開奸民趨

之如水赴壑則南嶺赤溪以至上鎮當其要道日
夜行鞦韆不絕東與海揭程鄉地比三縣盜起不
得安枕而臥矣故昔壘寨是都爲獨多云宋末文
信國提兵至循屯南嶺南嶺信險固不義之民往
往負之乃設文武將吏屯戍其地今空壘矣狡然
思逞其兇何日蔑有其可忽諸

火帶

火帶在永安縣古名距城四十里一逕如帶丹崖
翠壁夾之日射霜林艷豔如火故名火帶永安景
有火帶長林火帶名亦佳有詠者云逼側雙崖道
長林一帶紅嶂從丹竹見南有丹竹路向鷓鴣通

徑出鴈塘入鳥語泉聲裏人行樹影中沿溪看不盡恍
與赤城同又有詠者曰石路紆回古木深染霜楓
葉滿高岑知誰昔日燒丹竈一帶長林施至今

秋鄉

秋鄉在永安縣西南川流自鐵潭渡滙合衆水奔
瀉而西距城二百餘里爲縣水口合于大江凡艘
艇皆泊于此怪石嶙峋驚濤湍急邨燈漁火隱映
垂楊深竹之間此地又多楓林秋時葉丹如火豔
豔一望燒空無際絕與秋色相宜故名秋鄉予詩
人家秋色在秋鄉

廣東新語卷二終